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四回 春草玉關鍾傳名唱 名花綺席電達悲音

卻說劉其光等四人正在華東飯店擁著妖姬說笑。忽聽見隔壁有個廣東人，在那裡應（引）吭高歌。在下嘗說聽中國人讀詩的聲調，約略可以代表各地的風俗節概。譬如江蘇人，他們讀詩時，無論是「黃河遠上」，「月黑雁飛」，聲調中總帶著些金粉南朝的神韻。若到了山陝一帶，聽那些人讀詩，無論是「廬家少婦」，「雲想衣裳」，也總脫不了拔劍擊柱的氣概。所以，古時季札觀樂識十五國盛衰，實在是真有至理，不是空言欺人的。獨有廣東人的讀詩，聲韻奇特，比眾不同，那潮州一帶，更來得車勾舫磔格，不堪入耳。有許多潮州詩翁做出來的詩，不要說上下平分別不出，連平仄也時有錯誤。做既這樣，讀就可想而知了。

那天劉其光隔室，正有個廣東大名士，在那裡高吟他的佳作。王定侯原是個前清大挑知縣，於此道有些懂得的。便側耳聽著，用盡聰明，才聽出他兩句來道：「玉關春草玉嬌墓，笠澤秋風張翰家。」便有個人說道：「卓翁，你這兩句雅瞻清新，真是第三唱的絕作了。」那廣東名士笑道「你那『蝶荀化莊應悔夢，花如顧影也銷魂』，把莊影兩字的蜂腰格也做絕了……」

話沒有完，忽聽得一人突然問道：「你們知道葉樸齊做詩鍾，做了個亂子出來麼？」一人道：「他是個敲鍾名手，那裡就鬧亂子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就壞在這名手二字上呢。有一次鍾題是『秦桐同蟋蟀』，那老人家便不假思索，提筆寫了一聯道：『元帥精忠三字獄，相臣經濟半閒堂。』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慷慨悲憤，自是佳作，算什麼亂子呢？」那人笑道：「詩果然好。」

只後來傳到了東海相公耳邊去，就有些不妥了。相公有天同著體己人說道：「葉某虧在我手裡，倘遇了別人，肯放他過去麼？」又說道：「名士的筆鋒徒足自殺。可知禰衡之死，其罪不盡屬黃祖一人呢。」你們想這亂子不是闖大了麼？」一個人笑道：

「自黃沅文北來，倚著海內一人的文章資格，把都中顯貴調侃得如程不識不值一錢。那些仰慕風華的才子，都依樣畫眉的充起清狂玩世來。照葉樸齊這般輕滑，也須得個人來警戒警戒他呢。」一人道：「樸齊現有七子之譽，他同某公子行則聯袂，坐則接席。東海相公便真要做黃祖，怕奈何不得這主（位）知優渥的正平呢。」

定侯聽著，心裡想：「這輩人大約就算是京裡的寓公名士哩。」想覓個門隙瞧瞧是那幾人。忽覺得一人在肩上拍了一下，驚嚇般的笑道：「菜冷了，請您入席。莫去管人家的閒事罷！」

回頭看時，卻是自己叫的那個胡姬。便笑著隨他到席上。見矮子滿面怒容，氣咻咻的在那裡舉著大杯盡喝，其光、子文都向著他笑。定侯明知又開了笑話了，笑道：「郭先生怎又不快起來，可是姐妹們伏侍得不週到麼？」眾人又哄然笑起來。

正笑時，忽見一個當差的喘噓的走了進來，向著定侯道：

「那裡沒去尋過，不碰見劉二爺，還不知道在這兒呢。」說完，遞上個封件來。子文坐在定侯旁邊，留心看那封面上時，卻標著「急電」兩字，便知定侯有事，呆著看他。只見定侯看著電報，登時眼眶中含了一包（泡）急淚，卻強止著不落下來。沉吟了一回，把電信塞在袋裡，回頭向那當差的道：「這電報是你經手譯的麼？」當差的答應了個「是」字。定侯正色道：「怕譯差了一兩字罷。」當差的呆了一呆，卻不敢說沒差。定侯喝聲「去罷」，說還沒完，便又接著說道：「不許你亂講，你知道麼？」

當差的摸不著頭腦，答應著自去了。定侯這時到底有些悲慘，其光問他時，他卻歎了口氣道：「不圖鴟別，竟至鸞摧。我又聽敲鼓京華，不容即去。這『薄倖』二字，自知難免哩。」

說完，唏噓不已。矮子是個莽夫，接著笑道：「死了個渾家，也值得這樣！定侯，你轉瞬是個觀察公，怕女孩子死絕了，沒個來做觀察夫人麼？」定侯瞅了矮子一眼，卻不言語。其光、子文忙岔話道：「你又發瘋話了。」一面卻竭力撫慰著定侯。

定侯總是不歡，辭著先走了。

看官，你道定侯那封急電上說死的是誰？定侯見了為什麼曉得譯差了字？那當差臨走的時候，又為什麼叫他不許亂講？

這幾句話定有篇文章在裡頭，待在下慢慢的說來：

定侯離了華東飯店，在路上也揮了幾滴淚，只沒哭出聲來。

到了寓所，躺在牀上反側了一夜。明日便有些懶懶的，坐不起來，卻吩咐當差的：「有人來訪時，只說夫人在原籍沒了，今天懶見客呢。」當差答應著去了。定侯獨自躺著，一回捶著牀自己叮嚀自己道：「良心利祿，孰重孰輕，在這個關頭，要你自己斟酌哩。」一回又扶著自己心口，搖首歎息道：「還是早作歸計，免人唾罵罷。」

正自言自語著，那當差的進來道：「財政部劉老爺要見爺，說有要緊事呢。」定侯沉吟了一回，披著衣服趿了雙睡鞋道：

「請他進來罷！」當差的才出去半晌，劉其光早含笑進來，衝著定侯便是一揖道：「定翁恭喜！宜關一缺，已由部中呈請照准。明後日便有明令了。」定侯聽了，心中自是歡喜，只是面上卻仍悒悒道：「自接昨電，萬念都灰。總長獎飾，固當報稱，內顧悲懷，又難解釋。這去就之間，真令人著實為難哩。」其光笑道：「你是個達人，怎這般拘泥起來。古人為了國事，在父母面上尚有奪情視事的變通，何況是夫婦。我勸你振作些精神起來，明令一下，正有得忙呢。」

說了回話，見定侯總是無精打采的，想他悼亡心切，一時勸解不來，只得安慰了幾句走了。定侯在房內低頭沉思，背著手踱來踱去，足有一二百遍。忽然將腦袋一拍道：「罷了！既得了這機會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說完，向書桌上寫了封詳細的家信，喚進那當差來，著實說了幾句好話，給了極豐的路費，叫他帶著信連夜搭車還南去了。當差的去後，定侯才將天大的心事放下，認真打點起宜昌關監督的事務來。到了明日，果然政府發表命令道：「據財政部呈請，將王超署理宜昌關監督，著照準此令。」

定侯見了命令，自然非常歡喜。一面將財政部幾個要人打點得服服貼貼，又請了幾次客。劉其光自不必說，便是章子文、郭矮子也擾了他一次。少不得各人也要錢行哩，送路菜哩。忙了十餘天，才高車駟馬出都赴任去了。自古政府所在的地點，原不異官吏販賣的場所。試睜著冷眼向北京前門車站內看那上車下車的人，那上車的，車從喧赫，顧盼談笑裡邊，總帶著一臉旌旗此去如入寶山的氣概；那下車的，望門投止，有如饑渴，總帶幾分蘇子入秦不得已的神情，這就可以略識政治界的結構哩。

那王定侯懷著滿腹鬼胎，極天歡喜，到了宜昌。卻值秋季旺汛，不上三月，便把京裡一切使用，連華東飯店叫條子的錢都撙了，還不夠，還加上了一本一利的息錢。想道：「這一百日中擔驚受嚇，今日可趁早收帆了。」那時，那在京裡專足送信的當差，已仍舊隨侍左右，不知那裡覓得了個電報舊稿送給定侯。定侯接了，登時蹙眉號慟，滿局中都說是「監督丁憂了」。真是：